

## 澳洲西人学员：我的心在歌唱

我叫拉瓦蒂，快54岁了，是专职的普通科及妇产科护士。我想与各位谈谈法轮大法对我来说是多么珍贵，我是多么的感谢李大师所给予我、给予大家的机会。

大约在我20多岁时，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快垮下来了。此后所接受的常规医疗使我的病情更加恶化。花了五年半的时间自然疗法，才得以康复。这件事使我放弃了我的专业工作，开始学习自然和能量治疗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。从我开始对精神的追求以来，虽然我做过许多神奇的事，觉得自己学到了一定的程度，但是在我内心深处，我一直有一种感觉，世界上一定还有比这更好的东西。1998年下半年，我对别人越来越不能容忍，我的精神不但没有得到升华，反而倒退了。我百思不解我到底怎么了，我开始感觉到绝望，我除了祈求了解和引导之外一筹莫展。

此后不久，一位朋友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。那一次愉快的会面，感觉非常好。临走时，他借给我一本《转法轮》，给了我一份印有墨尔本各炼功点地址的小册子。当我和我的伴侣阅读了这本书之后，我们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：这就是我一生中一直在寻找的东西！

一个星期天的早晨，我们去了位于墨尔本市



## 猛然发现这是我梦寐以求的

台湾医师 赖建灯

我今年53岁，是一个耳鼻喉科医师，是学西医的，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与其愈后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。从小的时候起，我就遭遇到一波一波的大小疾病。尤其到了近年来，从胃溃疡到胃出血，从僵直性脊椎炎到虹彩炎。第一次虹彩炎发作时，是在一次清明节的前一天，连续假日的开始。红了两天的眼球，突然转变成眼球内部化脓，眼睛强烈的肿痛，脓细胞充满了眼球，犹如用浆糊涂满眼镜时看物体一样，只见光影不见形体。除了肉体的苦痛外，内心的失明恐惧是无法形容的。每年春天是好发季节，十几年下来被这种疾病吓得坐立不安。同时这个疾病会伴有僵直性脊椎炎，自二十多年前脊椎骨不明的疼痛开始，尤其到了冬天，躺下去会痛，翻身会痛，起床时也痛，躺着不动也痛。

初次拿到法轮大法书籍时，我也没去想翻动他。多年来在各种宗教中，得不到正法门修炼，心中总认为这也都是一般的宗教书籍，也就不太在意。一天睡前拿起了《法轮功(修订本)》一看，猛然发现这是不同于过去我在宗教中看的东西，一直看到夜里三点。

第二天又接着看《转法轮》及其他大法书籍，一口气看完了六本其他的书。此时内心感到一股难言的感受。以前看宗教中的东西，虽有层次之分，但是从来没有

一个炼功点。我一开始做动作，整个我都充满了一种难以抑制的、无比感激的心情，我没有被遗忘，我现在真正地开始了回家的旅程。我感觉到我全身发热，当我尽力完成了这套功法之后，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整整一星期我们还去了其它炼功点炼功，我的心在歌唱。

在这之前，我已开始出现了绝经的症状，月经不正常、感到不舒服和疲劳。当时我想，对我这样年岁的人来说，这是正常的。但自从我一开始炼功，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。我现在的月经不多但很正常，人也不觉得累。虽说李老师在《转法轮》一书中提到过这一点，但我没有想到它会来得如此的快。

1999年我们在家里举办了为期九天的学法班，第一期来了58人，第二期班来了大约40人。我儿子保罗也是其中的一员。

我感觉到心里很轻松，身体也很强健，非常幸运能找到真正的回家之路以及指导我回家的大法。大法看似如此简单，却又如此深奥。我衷心感谢李老师。

这么深的感受过。以前会感觉到，好像是自己从泥土里钻冒出了头来，看到了天光，感到世界无比美妙的大。其次再进一步提升到，从土面爬上了高楼，从高楼上往下看，与过去比，觉得以前的认知是渺小了。但是看到大法之后，对于以前的这一切认知，皆感到微不足道，却有从宇宙中，往下看下来的感觉。那个层次不知相差有多少，内心感到多大的喜悦。

此时我才意识到，这是我长久以来，梦寐以求的东西，以前不知道自己所要的是甚么？现在明确的认识到，这才是自己的目标。

到第二年的春天过后，每天在三更半夜会发作的胃溃疡痛才逐渐的减轻到不痛。脊椎炎的痛，也是在一年后，才慢慢的不知不觉中减轻。以后虹彩炎又曾犯过几次，但是随着对大法的认识，我也不再去理会它，动功做不了，我就多打坐，渐渐的晕眩也就在打坐中过去了。

这样各种疾病，经历过许多次，大多数都过去了。此时也才真正体会到甚么是玄奥、超常的科学，几十年中在宗教里打滚，始终脱离不了病业之苦。现在终于明白，要完全去掉病业，唯有修炼。两年多来，健康比以前更好。生活中减少了怨恨、减少了争执、减少了踟蹰、减少了委曲，自己人生也有了指导的方向。

在江泽民集团两年多的血腥迫害中，已有二百六十余名坚贞不屈的法轮功学员在酷刑中失去了生命。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在高压下放弃修炼，旧病复发、不治而死。

何绪艳，38岁，是大庆市二医院微机室的工作人员。97年因患肝癌而被医院判了“死刑”，同年10月28日在上海做了肝脏部份切除术，她负债3万余元，手术后增加了脾大和胆结石的疾病，她绝望了。望着年迈的老母和年幼的儿子，她天天在流泪，巨额欠款的压负和死神的威胁时刻都伴随着她。

手术后一个月，她修炼法轮大法了！迎来了光明的新生。她的病友一个个相继去世了，唯独她还健康地活着。98年她去医院复查，一切正常。没有人相信她曾是一个肝癌患者，她的体重由以前的八、九十斤增加到一百零五斤，胖胖的脸上白里透红，微笑始终挂在她的脸上。她又精力充沛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，并于99年还上了因治病而欠下的3万元外债，她的生活又充满了阳光，她在《大庆市法轮大法学员健康状况调查200例》中这样写到：“是李老师真正的从死亡线上救回了我，使我这个曾经患过肝癌的人能永远永远的活下去。”

正当她对未来充满希望时，江泽民的魔爪突然伸向了她的。99年7月，史无前例的迫害开始了，何绪艳被单位关了起来，逼迫她放弃修炼、诬蔑大法，不然的话就开除工职，关进监狱。救过自己性命的恩师和大法被坏人诬陷，使她心如刀绞。因无期限的关押，她牵挂着孤儿和老母，终于她承受不住了，违心地写下了不再炼功的保证，并被迫写了对大法不利的保证。一个获救的生命就这样又被摧残。不久，那不祥的病兆又出现了。99年末，她又回到了上海某医院，切除那重新长出来的癌细胞。

躺在病床上，她一遍一遍地想：当权者为什么不让我活？对自己来说放弃修炼就等于死亡。不！我要活下去！出院之后她又重新开始学法炼功，想不到身体再一次奇迹般地康复了，师父啊，救命的师父，我一定要站出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！

2000年6月初，何绪艳勇敢地站在自己家门口的公园里炼功，警察把她抓到了派出所。单位领导、家人、公安软硬兼施地威逼她，面临着巨额罚款和拘留，看到老母和孩子的眼泪，她再一次妥协了，写了不再炼功的保证，由亲友代交了三千元罚款。回到家她一下子瘫倒在床上了：师父啊，我不配再修炼了，在压力面前一次次地出卖良知。从此她放弃了修炼，病魔又缠上了她。2000年末，她生命垂危，当家人问她有什么话要说时，她说：“我想去北京。我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大法，一次次地出卖良知，在我死前我一定要到天安门去喊一声大法好！”

她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。在天安门广场上，她高高地举起了“法轮大法好”的横幅，“法轮大法好”的呐喊声响彻云霄。她再一次被押回派出所，并罚款一万元。了却了心愿，不久她扔下了孤儿和老母，就在痛悔与抑郁中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每当她的老母见到学员时，总是老泪纵横，她的泪水是对杀人恶魔江泽民的无声控诉！何绪艳的死虽然没有象其他学员那样伤痕累累，但她也是江泽民屠刀下的牺牲品。在她病危时，在法轮大法救了她时，江泽民的警察要送她进监狱，江泽民要的是自己权力的稳定，哪管老百姓是死是活？

## 大法给予她的第二次生命被江泽民集团夺走